

水心集

冊七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  
文才四世孫玄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玄之後至君曾祖凝祖  
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  
計議官武學諭閣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閣門出知和  
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  
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  
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九年二孤倬俟始以柩返  
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  
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鑄見而駭曰吾周旋  
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

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閣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間不欲絕也嘉泰中邊事將動諜妄言虜衰有證宜卽取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旣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繇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得褻衣大帶掌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清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使代李爽戍合肥虜

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  
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効審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  
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  
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俟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  
嫁吳瑾承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  
泣比死哭不絕聲喪還哭之慟以歿噫子祿養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  
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旣豹變剛柔蔚文曷履虎尾喪其  
匹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回祥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  
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鏐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  
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

年爲材吏頭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庚麥秀  
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蔬食食纔半掬  
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饑飽之意家人以爲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  
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煮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  
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着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  
爲也已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肩齧臂振牀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  
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  
曛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  
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  
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  
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  
古人所謂恆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  
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旣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氳孰錢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執妄爲神異說孔殷安爾真歸勿墮  
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  
爲温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會祖元禮而父強立始及第終江寧府推官公政和  
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饑賑以學廩守拒  
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當坐已而補舊有贏糧焉辟浦江令時  
所至告事魔者牢戶填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旣集而  
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載輸官曰寧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  
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  
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藏陰祈道流其僕且  
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衆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  
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

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防以點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爲計畫甚衆皆不用乞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旣而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管明道宮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呂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廨增舟取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斂扈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運判王瓚捕揚么久無功更命岳飛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是冬震電大雪冰厚尺餘席益煑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羣行而飛責月椿錢鄂鼎運分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爲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潭永間始復生理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多少公曰若志在除彥某書



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  
曲折譬曉又大悟卽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  
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疾下多効之洵洵生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太  
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故忽誼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  
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酈瓊纔一月人謂  
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爲戶部郎再知荆南桃源伍俊旣招復謀叛提刑万俟卨  
不能制公許用爲靖州喜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遠矣卽出謝伏發擒庭中收  
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郎召知虔州主  
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  
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  
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爲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劍槊不能勝旗榜不能  
綏垂二十年狙啖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粵首尾地尙憑負  
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蕩俞三古五官朱關索吳錦等賊相謂剝皮殿撰而

閩入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邱崇廖七嫂滿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陳敏爲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立砦以守久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亦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垢買和終納外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伸繇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三載艘六十距境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踰視苟息惟宗澤未及成忿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應手小大各成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薄晚而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鄉人夸誦之爾可數也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恥以言利進不答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

待制則公之爲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旣爲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邱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宣嚴州錄參恂愉壻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戶師旦建康權貨務師昉象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誦亦漸衰息浩未歿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死旦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敘而銘銘曰

薛絲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蒿礪其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蜮陳前雷電掃跡閩攘楚劫億萬雄羣惡首旣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奠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力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及磊落而傳

此實過之寂寥僅存佞碣諛碑何必遽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柏有孫伊松  
有子爰刻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炤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嶽  
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  
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  
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  
所幹官曰騷早夭曰隸徽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樽涑水司馬楊  
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  
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  
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忒爲之悚聽躍立激慕摧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  
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乍出智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  
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

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於其鉅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卽自乞不行六主冲佑觀年八十五僮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八日親燎燔奉祭命駒謁冢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晴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公奉議郎茲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祕閣修撰名輝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尙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

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繇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尙存舊聞可守憤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店務嚴州稅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曹尙右出淮東運判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沖祐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沖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斂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己固然爾徐而切偲反復卽耳目之近以驗事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橫

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  
良甫之義絲此更踐內外出夷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  
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  
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撓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絲於順正  
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古  
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絲之塗也使  
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  
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  
鄰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遜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  
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籍田時以僞學  
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  
議起卽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懼其禍者衆獨良甫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  
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

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嚴己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縱然金石有警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陽尉其天也先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哭繼顯而然然則學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非離人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已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糜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士貧甚其室買夫人年已晚猶身治纈滌舅族憐之爲致唐氏纔十二歲蠶箴細縷釜甑盤筵不唯諾而集繇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難買夫人親爲馱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買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凡棐幼長師友筆硯覓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棐旣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之不獲於傳辜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爲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爲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於家近爲殷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啓其節以床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派後別有洌洌泉佐江之竭行爲巨川止爲重陂唯心之亨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予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繇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晝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旣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旣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履刺白蓆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起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創定城營房五千費減十五故孝宗以爲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瓦實江淮諸軍滌甑釜待饗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

昔固不仕爲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繇此坐廢卽復具野航出沒圩圩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肅潔如琅玕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之鄙都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奧樞也在良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遂謂其旣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予於公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薛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讓不矜爲兄子沐

後不譴爲弟子泳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翱劉采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翱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湖武康上柏山豫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冗冗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冑出兮宜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彥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而必行也然而沿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南不加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

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惑罷市余偶爲蘄州被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歲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予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木于地每困寐足跌有聲輒驚寤復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父若德母徐接死主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爲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不可改故私錢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蔽昧迷失猶不大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洶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夫詞也彥升旣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

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傲之似之侃之伸之壻周夢發與爲兄後者份之葬彥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爲有風采貪吏橫聚斂而世以爲有才具常懇切爲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強使就辟彥升初不願也江西以薦往竟逡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廉方有恥之人悃悃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鞏仲至墓誌銘

予友仲至鞏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忸怩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予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爲之黽勉追

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  
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挽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  
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芙蓉上峯因  
以過子將又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  
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  
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  
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令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尙寬簡吏民  
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滿秩矣尙何諉會其所善爲  
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  
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  
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爲其員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  
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  
渡江卽所寓土斷爲婺州武義人曾祖肅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

先生者也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丕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尙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資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流而不止惟正己不傷物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顏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子用子不時待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市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達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兩能也故蒼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爲祭吏乎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止矣初阮夫人卒殯於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焉五女子壻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韜進士高槐上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



維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曰弼孫女二余旣爲銘而季氏仲同自温州移使江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成聲也銘曰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恡固之心蔽賢者爲天地所恡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愬於天耶吾謂必且爲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圯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冀魏國公魏公以行舉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爲中子貢於鄉者再號貢元虜嘗奄至四明官吏棄城遁居民不脫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踰二千人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墓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太學友吳益恭石天民論事褻貶儕輩用爲準的二兄將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成授以載書領之而已間然自

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爲材  
意者失仕乎尙漂搖旅寄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於學既厲以古方冊事業  
或今人有善不知必錄以勸之己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爲此勿爲  
彼也親黨子弟請並塾同師有遇亦折難無隱所以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近  
比數十家燕齒酒三酌父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宣繒始未  
知學衣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爲侍從有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  
吾舅之思蓋君八子彌愿太學生及彌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  
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崇侈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  
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希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節而  
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鞠壩母未葬不得應書有戚容君憐之割所  
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豐時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禮歟其子  
曰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  
頗有餘奩一日集所親貧乏者散之皆盡初賃宅富人異時益子舍富人忌其

方與競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爲機智屈己伸物庶幾  
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  
然則天偶畀之歟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興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  
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幣脫簪  
珥以質酒食親調嘗以進時享必齋治喪屏道佛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  
厚終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閔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  
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參焉子彌忠朝奉郎  
知吉州彌恕彌念通判江州彌鞏教授汀州爲從父溶後彌恣昌化主簿彌應  
寧海縣尉女嫁臧昶陳燾蔣亢宗孫男嵩之仝之巋之皆發解進士仝之攸之  
巋之長興丞魏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寓江淮書  
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興曾君去太學二十餘年光宗  
立詔錄舊人語故同舍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郎再贈承議郎莫氏高氏安  
人銘曰

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舒英擢華有大之椿桂也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穎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居囂煩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鄙未嘗不肅潔也入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待以立也人文所繇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稗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自天則余於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爲伸其天爲屈去來冥冥理焉攸出十一年十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大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羸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爲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泄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

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二女子余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贏十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兵部尙書蔡公墓誌銘

公温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鴈行立比三年芮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皆謂文過其師矣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陛下始卽位冀太平旦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乎語

諄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預兵柄有許史丁傅之漸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盍順導婉達繇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孝宗遽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參政奏孟子云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勅令所刪定官對語如策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爲其博士久乃爲太學博士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館下議進擢公數僞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許孝宗罷再主沖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尙梗塞正路公一掃絕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趙師彝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彝

之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彝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刑喜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許公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恃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按不如令者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不許第多其兌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尙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南七月二日薨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今碩人鄭氏子曰籥承奉郎仙居丞爲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浮梁簿策補致仕官曰範縱政郎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於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悠悠碌碌之論節減與民無奇奇怪怪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



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冉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  
深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斂自取民困兵驕所以致患之由而告於  
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正閏恬其仇我俛焉並立甚至以爲戎狄之德黎民  
懷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初我幣已入值虜有難不暇受稍  
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恫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尙書卽日請對明其不然始  
詔與虜絕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曉衆志公汲引而材謀奮審懷附  
而南北親條序簡捷士皆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  
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豔之作旣長益  
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温厚亦不自矜貴  
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  
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重危  
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柝案聲撼林  
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

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啓縱闔援今證古釐爲千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并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奚其禦焉蔡公直方不習而利寂含五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暄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匳大典旣備法嚴義粹玉琰其版金滕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彥俊字安卿絲宣祖四世彭城侯叔娶爲曾祖直祕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

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涕淚滿頤請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懇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券料爲負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傲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借百年弊事絕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臺省吏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末減卽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

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絲是旣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讎而鬪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讎而滅亦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賣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虞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藉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扇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

亂公取死囚冪其首刎兩足號於衆曰此劫菱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暫入卽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於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宓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戶崇夫與爲伯晟後者從事郎真州錄事參軍師零葬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壻曰宣教郎知楊子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嘗怪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下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

救過而以不足日爲數復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爲感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天反物歟其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反本而民譽之以手加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爲能趙侯懇懇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恩涵澤濡在越尤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銘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豐縣有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孟太后幸江西衛卒反攻縣與賊鬪而死贈直祕閣邑人哀之廟祀至今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櫛字文長乾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故事禱雨盛服須公公不往曰損斂已責古人所以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爲罷催雨尋澍足改建康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爲桑旣稅之桑爲絲絲爲帛又皆稅之帛爲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昔

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輒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鄭尙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諸縣欠賑鹽本錢數千萬販賣零落令佐積窮餒公請於長一棄除之舉員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安去卒待滿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餓死殆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等戶代輸絲是擢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門公歎曰諸人今在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添差通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爲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汀州嫉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扳置庸不肖中是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葉八子千人聚汀贛間約曰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授巡尉悉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幕屬幸日月盡遣還本舉潯守廖德明廉守劉柄顯於朝設抵當庫廩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湖南北助歲用或賜封樁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鬻鹽利十分奉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漕司常取其八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旣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

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卽除公運判以憂歸侂冑死召爲戶部郎樞密院檢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卿修撰右文殿知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在固辭未聽女真寇邊軍書日數十警慨然曰國有急不敢以旣老辭也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十一月丙申子迪功郎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郎監臨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富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難後獲貴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爲身否泰以善人進退用捨爲己憂樂侂冑始得志鬱挫天下士使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喫飯處耶稍收拾銖寸與之士甘其晚悟未深慮也侂冑旣亟敗忌者反



指爲黨疑似鋤剝不少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廢終用兵端斥苟欲錮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絕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寃甚而謗不息非士之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史也故又懇激爲同舍言毋曠素業隳舊典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虛籍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覈隱糧剩雖大將奪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逸亡馬倒斃皆卽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輒詰問或傳軍中狼顧離立族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贏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毫者必外爲苛斂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賢豈非吉人盛德哉然是人也與世務常多闕短而精通流速者挾己長以玩物矣若夫兢兢於道德之意而疊疊於事物之實則

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億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節名鄒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者末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海可算深黼黻爲章宮徵成音經綜緯錯其行欽欽中全一剛以折百壬有書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月□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偶於三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永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滿廊戶烹菜攪糜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嚮假稱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顧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四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善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惻惻自致其請噫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

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擇以羹以菹成士之德棄我頃畚追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贛縣西尉父喪免肇慶府  
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  
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  
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理壻曰鍾如阜孫銓李燔胡焯周約禮未嫁者一女  
孫曰侶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下及其羣祖官相接至州倅縣宰旁房比  
院策名數十號一州聞姓而曾祖衡祖革父襲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  
任爲己責他日主司標其文壁間夸同列曰此當一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則  
公之兄濬也既上省復當一經首士繇此屈羅氏嶺外荒貊吏用法忽恣有私  
假他印文得賅者守欲以僞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於法欺騙爾入重奈何守  
大怒戒通引官卽司法至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

昌察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監司愛其語樸歎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不倚援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聚聲怡色溫必伸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郴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郴山阻水涸斛米尺絹皆自齎詣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其在袁州開禧兵役猝起方取常平啖邊軍廣和糴以續饋輓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俵戶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用贏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龕貯像奚爲又嘗自詠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直一心衡不欺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爲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纔勝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歎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

胥吏顧失笑而公齊比款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爲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郴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也今老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夫振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善士傾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況晟請之勤耶銘曰

以身爲旌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生進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春堅冰姑蘇之高天地之清舊游兩散新壘雲橫孰憐我衰尙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減騎數出支坐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妣早喪祖曰家事惟女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爲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

生業則曰惟爾母之德業益進矣然而伯叔娣姒各有承稟不自己出也故爲婦而順諸子方攜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師質訊反復曰某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惰賴以有立故爲母智而明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肖孤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糝米也於吾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淚之橫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兼力衆善篤學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識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友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非毓其源而疏之曷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邃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邃其末銘曰

葬也久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栴字木叔故順州王氏石敬瑭叛賄其地於狄遷永嘉亭山爲温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兩髻賦一舉空廷語壓場屋人謂必與王氏矣旣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匹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繇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第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鞠奴款定泗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矣彭遂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稅帛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況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

不敢帶刀矩步而出頑鄉遠逋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焉知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斂最厚民最薄鑿山壘畝乾瘠大半公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埭六浚舊陂百頃歲得美熟無以旱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疏治填淤久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餘里漕輓通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爲陰廡複屋塑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其像病良已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開禧之役沿江上下警備洶洶置池州不問公時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籃卦住此累年矣近孟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謂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始悟其謀也且虜何畏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尤穿穴者深其壕水環之抽裏兵守江岸辟劉積中副總管委以軍政池人少安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立罷主沖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贛人在



元祐黨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  
民感公意相戒勿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桑多者  
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  
鹽子獄公奏申嚴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者新進  
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冲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  
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而祠之  
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於亭山西原娶何  
氏封宜人子曰煒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燿將仕郎曰熊壻曰承事郎知宜興  
縣戴桷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  
崇虛譽位置處崖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見屈過  
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守貴人也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  
請見之雖不拒啜茗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而後遷  
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今其止是乎鄧友龍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

又曰前日某人發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愠曰公壹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衢信道中不絕至無擔夫可雇公歸未煖席卽奏言權利所趨如鹵在鼎朵顛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旣多復恐必甚蔡確新州可爲永鑒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也初尤尙書袤知台州公爲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參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郡人石盭逸民應恕林憲之流皆聚焉頗依依友朋箴切不隨吏文督迫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淳行尤慕公嘗笏履到門公亦爲折屐傾蓋錢公旣相用常法敘進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厚錢甚媚忌者因掎公以撼錢公旣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薄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何尸此位爲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己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名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稚從公至耄歲月相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

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產繫北之餘忠爲幹骸義爲肝脾彼夸者子虜草  
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卽以此始亦以此終尙無死生  
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游岷淵人歟忽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  
咎余不當爲郭氏輕言道德又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  
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豪俊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議論  
激奔迸迷匿苟脫譏謗同時爲精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束書敖蕩自棄於庸人  
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紬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  
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怠則效固從之矣然則戴翼於光顯之時接扶  
於微歎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毀而好以重幣徇州閭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斯  
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材用旣習熟師友大指芒銳銷盡不復伸吐勤古餘

日小緣陂塘疎着竹樹阻曲薄粗蔽映爾然余臥病不出十餘年聞君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車輅院烏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濕益夫寵叟爾汝詬病其弊事千蠹百穴君著爲條式使後有矩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君浚葺葉池銅山崦披剔暗井水泉充溢尤爲人所稱惜其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晚歲墮落質質塵埃中豈若岸巾南堂雲臥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彬爲弟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守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楷等之責也銘曰菽也筐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歆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仍其昆其學惟實不惟

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進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  
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亦有材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爲時  
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櫬曰周孫皆先死以從  
弟温之子大本爲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蔡  
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鎬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居南塘山易材海易漁田易稼  
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尤爲邑里所敬有鉅  
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圍正直門處族人不  
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圍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  
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己文記詩歌務爲奇卓  
清簡無俗間鄙腐意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己痛疾救之不暇  
喘僦宿者與廬露殯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歿既  
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不自禁余旣聞二戴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爲

善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之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渚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修竹茂林千載猶青竹洲在土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顥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嘉縣塘下原君子之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以銘其壙者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壙闕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顥叟曾祖某祖某世籍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埃壕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大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卑遜韜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己力強黨破散陰類消伏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温之士幾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君之賢旣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申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

之政凶饑有調征斂有損施設惠愛尙多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旣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余亦存其大略而已矣夫  
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笄未適  
也孫曰安娘履常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繇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都  
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  
上書陳九事女真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  
州勸進辟元帥府屬高宗卽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幸揚州  
御營使辟機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  
官中紹興二字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讒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  
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讒者  
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咨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察御

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接伴虜使完顏暈於是始揖暈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口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裔語微及公卽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興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官公孝友賓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尙少文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齋肅不敢踰越也論王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處仁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



宣和致亂靖康弊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亡而身隨之危今一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戶萬九千其九家自爲守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廊頭子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計甚緩經制愈急善良窮感姦猾怨憤倉猝之變何必唐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拔引翕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頤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虜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還

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卿者檜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上曰然則趙鼎也張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疎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頤而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窳持其家傳泣曰善實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遡風而上征兮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爲銘若夫陽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厚也公爲厚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慕兮百共繇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寶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依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源繡裳蕭蕭白璧沉沉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三

水心集卷二十三

大中華書局聚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爲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譜汝訓汝諝汝詒汝詒汝繼善勝後女四壻曰奉議郎龍游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吳彌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崇龔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息與校書郎王衛名義相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永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持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泊累載欲常候母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聞履聲各以孝敬分職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

約以詩禮賓師必于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譜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譜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讒逐趙丞相二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無田芟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罄竭辛苦淡薄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談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温州汝譜寺丞使數路汝訓汝諱改官知連江泰寧縣祥委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爲諸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微後顯天理必復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爲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爲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

父實南士家垂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冢於趙宗人無間言女淑在閨男秀

盈門雲雷方屯失七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爛彌高極深一縷萬尋益培後昆  
尚單厥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晟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  
道州君初見余謁入字却寫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沉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  
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  
相亦言識君父兄住子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召試命文漂疾  
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己大怒遂以四通非近法罷鹽司再薦卽日復召  
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累累不已韓侂胄方擅事尤忌君故爲輒語逗歲月君  
寤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溟滓風波間余爲奏授廉靖處士侂胄猶靳侮  
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絕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瑰奇卓偉  
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爲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始廢章厚又廢侂胄又廢而  
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爲應科者地哉奈何後國

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答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授擴又所謂不通者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羣譟聚毀如詰影幻而君以慣暇逢倉猝整習遇草野厭冠而返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巖卜涓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穎脫固宜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余所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夔國子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夭女曰曩嫁廣濟知縣盧樞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似孫孫男伯祥孫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礴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妄告密威脅吏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鞠於臨安公偶攝



錄參亟閉獄戶邏者求入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旣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卽坐譴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明豈重邏輕尹哉小人姦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意上駭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預政矣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屢改監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爲勸留者公曰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蹟八年外賢材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鹽淮西運判入郎倉部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喪億萬浮細失什伯且亂公再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節佛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

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固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紕道學而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愿不心與也忤者已怨相與擊逐喜曰道學散羣矣趙丞相特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忤者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謗成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道學結局矣凡經趙公識面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道學於公塗問巷揖無及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色抗辭殄行讒說猶螫蟲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沖然無去來而爲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爲言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旣歸無錫客或扣前語掉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之更賣田起宅數間而已再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爲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元鄉崧嶼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歿合于墓子曰綸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曰慤曰愈

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旣於趙公備褻卹之禮諡曰忠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諡肅簡焉公義順而理和填唱箎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明也古今數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猜防收攬雖幹官亦親擢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當清苦孤立今黨援封殖大殘也闒佞給使當沉伏奔走今名聞鼎貴大賊也騎淮常作過扞邊何有而長此隳信誓武舉試七書輅略安在而重此輕儒臣箴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子故淹緩晷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恢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匹十餘千秋苗斛兩大碩秫麥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爲博士爲寺丞爲編修官爲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讎也氣泰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其上不爲執政大臣其次不爲諫

官御史材非果難也銘曰

超天門之業我兮衆外逐而俯援奚夫子之並登兮獨內秉而塞淵建驚世之華旗兮載駭俗之高軒遏讒慝之橫潰兮扶忠良之阨艱訊曰山浮蒼兮水涵清深復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窳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爲聞家然皆繇君教也授漳浦主簿文牘間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民爲劫冒賞獄上矣君覆而寃之一食頃放散數十人傳聲懽呼徹於比郡州使行視四縣盡荒遠不到地龍巖瘴毒深厚號烏脚溪者左足未投右脛已駢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流鵝灣同巡檢輕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酋二剽賊無遺發寄納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

屈前守材其爲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渚浦夫人王氏子曰顓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太學博士君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不取第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歎曰異日主簿有酒常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大人咄撻不我怒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我好伏事牢拾鉢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旣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惰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闕視宇宙隘回慮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間活人烏脚溪殺賊流鵝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長潭王公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爲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剡縣戶

曹元顓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戶曹葬於剡剡之南胡塍官塘西上金西北小遁數十百里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隋而蕃矣承奉每獨念曰祥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始之姓導悅以下審超孫顓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臘叛祖徽死之父迪功郎迴哀痛沉劇未暇及生理君幼尙束髮卽能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累狹以致深廣迪功歎曰吾家命脈也非此兒不興矣族人長老加敬愛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然君常不自喜曰奈何以近利傷遠成其恭孝和敏先人後己通有共無出於天性奇書善本輒貴售屬其子必於清論聞流意未嘗不在譜牒間也已而夢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衫手板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曰哉夢龍遂歷御史入宗寺爲卿直中祕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阮遙集葬婺山旁皆阮也

彼非賢者之裔胄耶時遠則念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君聰朗開達上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月丙申柩葬彩煙鄉山曰鼇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夢龍夢良夢錫壻曰史必端夢庚夢良皆已卒女亦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命寶復還夢錫持表賀授迪功郎麗水縣主簿孫男女十五人余旣以譜次君事而史稱悅子混混子嘏嘏子恢譜乃言嘏子偃無恢者誤也然邵之子名恢而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九十餘年導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也惟杜氏葬長潭戶曹葬刻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而銘之銘曰

山回水複昔誰爰宅晉相梁卿蕃衍千百有篤王公追念世德勿爲崛起不如繼興仆隴摧丘淑綬影纓我能新之賁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

月己酉葬會昌鄉蜀里北莊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廡太學鋒銳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置沿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羣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卜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爲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鏤之徧下州



縣使百姓戶曉而劾其稽違者繇是上益以公爲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輒憑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偪己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參知己逐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拂旋首下殿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間喻意相縻歲餘未有以逞公顧檜伎忍欲有所建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則歎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卽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藉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跋撚紙代燎政以慈愛爲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書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爲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

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雍  
焚汰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  
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世  
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  
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黟縣家遁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  
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素孝  
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  
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  
官作乂清江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蘄  
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實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  
刑紀贛縣丞統通判楚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縝知永興縣綬知  
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  
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尙減價我何敢

求贏故市糴常平黦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獨我偃我爾無尙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羣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明惟兩聖人深照厥誠始黜終復生寃死榮墳彼北莊其下靡刻蜀笋仍存翁仲猶默碑銘新特綱也念德碑堅有泐銘堅無惑十二月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

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晚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禫決矣終不報絲是在庭交怒以爲怪狂前此鄉人爲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馘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旣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

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  
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  
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  
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  
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  
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  
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  
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嚙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  
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  
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  
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旣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  
卽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  
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

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點引疾辭位逃寵畏盈敷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蹙眉請問諭公曰卿輔朕事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出六和

塔俟命上不得已以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州提舉洞霄宮光宗內禪詔曰卿沖人舊學也何以啓告朕公卽疏言今民貧兵餒將愚而敵詐虜懼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竦厲而陛下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達寃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熙三年二月乙未薨於豫章年六十九口自爲表謝略曰念民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上覽奏悲惻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塘山提舉福建市舶棧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卹孤一用舊禮階崇二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下治安天子恭己羣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將行徧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踈廣受無以尙之夫耽位敗高節懷祿失令名然則縻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人三世襲敘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實太師紹興二十七年太學上舍中第教授復州

魏國夫人終喪王樞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無考任而躡華選懼爲僥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也非欲久也陛下發憤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堅而和可久矣故終孝宗世以和爲形以備爲實虜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官又言法爲天下信事爲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覈而遽從已變端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隳國權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行公起疎外論建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湊的深中利害雖老於臺閣者亦不能及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今日用人未有毫髮効驟遷輕改視職守如流上美其意曰卿謙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制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爲二兼焉在後省



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薦賊敗不可收敘宋鈞罷黜不可真俸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贊而明州民汪伋獻稻萬餘助賑卹戶部謂不應賞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真班定典儀以虜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爲屢請不改白其相曰南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班虜相與愕顧歎服公初見上固默許任屬及請乞戶四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爲愈用愈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專對有守益嗟異郊祀以備顧問輦繇側升上念公魁偉使陟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旣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宰相奏事參署噤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徧常再三卿盡言若此真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聚斂厚捨施爲己任大閱出內藏錢激犒而除其窳

名爲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戶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畫降公力辨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護善良鑿析材傑舒拔淹滯上常目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自以爲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內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卽墓廬以宿喪太師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裨窮乏有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己約而裕不鳴善以收譽不銜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節也枉道干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栝上舍甲科福建帥司幹官栢通判福州械栝通判沅州樞通判撫州壻劉伋知南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浚承務郎澆瑞安縣尉洽將仕郎瀆登仕郎而洙浚亦已卒曾孫鑿鎡雄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鎡雄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

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偏廣而不緩至於科舉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相哉銘曰

迪惟阜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推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泰道并包勿猜沮之巖巖廟謨虛己以咨令如雷風鼓舞四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同運祈歸故國草木華潤世躋其退有考其進公既返止帝亦禪止古稱明良毋或遠止幽堂久寂遺耀未紀君臣之逢以播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四

宋少文集卷之二十四

...

...

...

...

...

...

...

...

...

...

...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宋廐父墓誌銘

宋駒字廐父自宣獻公後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闇者昭灼破竹迎判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數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具其趨捨不同流知奚用爲蓋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黃氏子永孫壻任獻可卽山陰縣承務鄉之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

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求也遺學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為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為非好學則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尚君之似嘉定十四年四月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縣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年五十六年五月辛酉祔於臨海西溪東奧山君在南康屢縛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繇此起惠州有母訟子者從容着挫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為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隱姦如款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厚給祿胥徒貲產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女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龔氏閭閻素嚴戶外絕行路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

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舊公族浮沉邑里千餘年不再見繇稱有媯之後將育於姜竟奪而王之豈師尙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沼始爲右贊善大夫沼子昭範經行最高第遭被遇天聖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繇漢陽徙淄川再爲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關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唐姜暮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徙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仕范文正公備禮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顏子筠通判全州是爲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廣東運副君父誅以呂丞相頤浩世姻忤秦檜遲於吳十四年高宗旣歎其屈而孝宗尤器其材遂擢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宜其世家身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子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憲令治行甚脩余嘗爲寮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齊

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得而稱焉而二惠欒高以亢沒恭非庇其宗者也然則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息歇之後貴近赫奕八世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不失其世惟仁可以益大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館上腴幾半一縣患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爲齊之姜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曰邽監沙市鎮曰郟曰鄒皆先卒曰鄴今爲承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錡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判南康軍詹懷祖孫曰霆曰安祖和祖彌大充實彌壯仁實彌遜智實夢實孫壻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洄將仕郎銘曰

太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子孫未嘗離樞密佐真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牧邁善與家宜勵我清苦志絕彼驕吝疵素風落朱榮旅葬台之湄長山蔚故壠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年五月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並稱者得陳君耆卿旣敘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俛而不肯久乃言曰吾胄出太丘長寔從婺徙台貽範貽序著名神宗朝二大父并賓皆儒先生傳數十世吾父諱昺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感難統衆所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派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昏能使明懦能使強銳者抑畫者進時吾亦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惰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粹而親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襍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爲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二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粹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

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特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不任矣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天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爲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開說焉木可抱也亦可踣也山可絙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旣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尙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旣亡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昔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蓋叔明葬以己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革姚衍吳夢齡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冢居間吁嗟叔明手栽檜杉印須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鸞其文爛爛永也不刊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焚割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爭薦或言資敏明弊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絲魄縷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閑居隱几噓嚅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寬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鉤距之巧或以爲是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因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

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扑罰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扉則舟楫具芟舍備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厚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譟鬻食盡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大理達父曰囚筆楷着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母相權而後可店鋪抑兌鹽買科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儉交貨燕賄皆削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旣連黜兩州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於無錫富安鄉山曰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楊州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留藏窖無積陳達父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一比余始授以齊民治生

法酸寒枯落歲糜月累然後麤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邂逅恩  
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妣遭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  
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繇平進學必依癯儒麤  
糲適口而膏粱疎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  
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爲道耶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  
喪己世方用我謝曰不能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尙其素風  
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日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尙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  
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  
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  
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隣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

其儉久而卿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幸耶銘曰人乎觀復永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流天乎觀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怛哉銘乎炯厥幽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興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畸絲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郎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絜生員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為吳君屈也悲夫士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其衣食之

求則威望自尊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臻  
祖杲雄於東陽君既以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傳經彙史豪俗痛  
改外弟傅寅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君嚴事如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  
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札匝其居數十里養生喪死廩無留陳  
補歙縣西尉通山薄尉建炎後尉無公暑訪遺址發私錢更造益募兵教軍律  
如素熟民逋負縲於縣廡復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皆驩呼聽命攝大冶縣慕  
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劑局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亡匿今又十  
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奈何其長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  
廟祿買地孤山下將遂留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床徧視曰珍  
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某日竟掩棺焉娶陸氏  
宗氏子敬子魯子壻陳黻陳桂曹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興慶嘉慶君之  
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厚於傅樂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遊  
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輒來握手匆匆飯數七徑去問

其所爲笑而不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漁耕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窠居目不流盼足不窘步斂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俄又疾作芒屨夜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旣卒攝衰復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繁昌鄉戴輿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強者恐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曦曾舜文及祖秉器關市調直銖龠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贊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改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強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族祖屋無子以木弟栝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栝亟歸屋



驚泣曰彼讎也委吾財於壑焉用盡立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屋竟自費之十  
一付其讎示不絕而已從父澹病且死子始一歲歎曰託孤幼莫如吾兄華父  
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貲半請弟栩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澹死妻丘  
能寡愛其子如己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卽以券還丘二產直皆餘萬緡昔孟軻  
有食羹形色千乘好名之論夫始不以一戡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  
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人必知此而後可以有爲矣蘇公  
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爲之也王公不能答噫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歟若  
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  
枯栩女嫁內舍生毛仁厚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大老冲老孫女二銘曰  
始絲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何必高岡棟華連理伯季  
同藏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暉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

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爲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中外皆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爲重而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處市儻而僧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慮數十每時睽歲隔彼兒子女育突然成長我未有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爲貴宗室女樂其爲貧士人妻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里嫂偶坐無忤色疏翁族姆却立無惰容葵糲瓠菹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邂逅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勸勞客驚喜留連不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挈之太學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絲父池州而上爲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壻監嚴州比較務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校書有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而英發池州獨奇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

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蓋收斂損約根本也疏達  
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焉銘曰

需險當前震笑居後載烝載釋靡登靡亘曰夫奚悲噫艱爾思曰子奚肯噫教  
之永嘉定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璿祖敏昭父敦化贈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  
得通鑑錄本坐敗教晝夜讀數日略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尙  
踵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  
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輸苗許自概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  
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遷國子錄勅令所刪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爲孝宗  
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  
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  
論踰數刻因公語詰責執政孝宗尋內禪公卽求補外與軍壘不就通判江

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爲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据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徭蒲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略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恟恐安撫使王藺奏留公就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徭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熙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纔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抑損燕餽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去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缺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久耐實褒禮耆彥待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

帥李奕後帥皇甫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虜縱亡命劫界外斌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浮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郢州歲惡至攔米搜糴民食頓竭繇是七州民無強弱相扇爲盜縱橫入虜地復歸自寇商賈路絕浚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鎮屯田莊府東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將遂出師公謂侂胄復讎大義伐國重事也豐儲實邊教而後戰古人成筭旣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蓋寨屋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羣盜剽奪行之豈得以敗亡爲戲乎旣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罷侂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諭指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遷司農少卿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支池河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也度虜必至至則襄爲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而飲公陂北城爲地道溝江貯之三百尺芟藜藁稗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旣至鄂凡米悉運赴襄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餘萬安

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土兵効用戍五關募守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  
韋叡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解去襄  
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虜兵深  
入陷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或言虜已拆鳳棲寺趙太尉宅爲棧渡江矣  
武昌震懾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卽日置司北岸虜絕南河亟命土豪  
趙觀覆之中流人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反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軍勢欲  
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侂胄言州無援師僞爲慟哭可憐者侂胄不知其  
詐也怒襄陽都統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輒殺之  
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  
示不和之形侂胄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洫中流  
晏然侂胄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  
年始提舉興國宮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鵬  
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天曰觀宣教郎知益陽縣女曰續嫁建

康府戶部贍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祀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頤彭澤簿巽新漢陽簿履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蹊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常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而公獨先見李奕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陸獲全功又最著然無分銖之賞方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挾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愬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旣而公爲抑代遽奏罷之抑慚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令吳琚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昉爲讒因佐佑其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

呼世言讒人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讒而已不讒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糴二州祭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琚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讒者往矣不讒者可以定矣古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曰

選悞遲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開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闕口覆波若電開禧挑敵最爲先見輦粟萬倉卒全兩邦虜不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劇零功碎績所存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讒夫之淫或棲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稱曰道衰教失士遁其常守而旅於分域之外抗而爲異行衆矣俛而爲常德鮮焉離其樸於文衆矣反其華於質鮮焉若夫屢變有司之法益薄而知自厚又加鮮焉汎於羣千萬人而



進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殆將絕矣君之所稱應是四目平生著書甚工然每  
一篇就輒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  
不解惟恐以聰察矜於物也譽之不如無毀也招之不如無麾也非其耕不食  
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游而久也無悲愁愠忿生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  
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  
世爲永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吳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  
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於孝義  
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  
繇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趁寬額可乎先王擇  
司徒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辯論皆屬司馬於成德達材何速也今廢  
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  
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埴豐城簿止善靖安尉銘曰

埴之友沈儻實卜其兆曰吳平一州地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噫使

其信然以君之賢宜有後哉嘉定□□年六月□□日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藻父天民繇建徙台爲黃巖人世儒家蓄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師數百餘里費盡出于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惰人頗笑之君曰古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壻曰項附實余師禹余夷甫周冕夫儒而匿於醫可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利雖教而未獲子之報奈何夫君知復於儒而已奚報之求雖然充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

銘曰

留耕之閭有伉其門留耕之墓有崇其墳人心如馳易逝難留勿昧勿浮其永之休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檝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爲秦司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綠秀山是時吳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爲夫人表於墓余曰史有狀壤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得大罪於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祿爾乃浮江縉湖上一綫之峽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地危其親罪一也曦盜蜀無假南士不函東下益西寄孥議使者坐縱口罵曦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曦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親何益罪二也曦死用乏方增賦佐諸費吾數語有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貲數千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怒題絕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母已無益毛氏之祭絲是闕焉罪三也旣失仕耕廬山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燠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山巔可休水滋可息今不及游矣刲一犢剝一豆筴

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及爲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忠不獲其上謗鬱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兩瀆風裂石苟未漫而吾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幸未至陷胸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銘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旣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

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爲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繇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爲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家者繇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爲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間獨歎曰吾雖忍死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夫臥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櫛目旣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音之不遇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祿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

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於某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請於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庶人之勤瘁以終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爲親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無其家業德不克施天地不可愬夫人不得壽而抱永疾以死使幸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某之不孝且不肖也尙何言哉今啓殯屋以從幽兆則萬事殞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爲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略序始末埒名於墓隅